

#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

彭 修 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我向我国图书馆学界提出一项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

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必要性

现在,西方世界流传着一种“知识信息爆炸”、“情报爆炸”的说法,并且出现了解决这种爆炸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情报检索。但是,电子计算机用于情报检索,仅仅只能解决知识信息在计算机系统的存取问题,对于这些知识信息如何存入人的大脑,变为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知识,它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

自从人类学会制造最原始的生产工具——石器以进行生产以来,人类知识的进程便开始了。经过大约一百万年的积累,已经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拥有二千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些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知识网络。人们常常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来对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分类,其中基础学科为数很少,绝大部分都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而且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的趋势有增无已。就是在这

些基础学科中,也不断渗透进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这些基础学科很难孤立地有效地发展。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在它们发展的链条上都是互为中介的,都是互相交叉渗透、互相包含的。所以,以它们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就自然表现出互相交叉渗透的特点,这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存在和不断产生的现实物质基础。科学在不断地分化,同时又在不断地综合。人类的实践活动使认识不断地深化,知识不断地产生和更新,而知识每前进一步,都要求人们从新的更广泛的角度来概括。同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也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展现在人们面前需要人们认识和解决的事物也越来越复杂,研究一个复杂的事物又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这就是综合性学科产生的根本原因。科学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点。这种科学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以及知识信息量的急剧增长,既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学习和掌

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但为了提高和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处理好图书馆系统的惯性运行和随机调度状态。搞好图书馆系统在一定组成形式下的有目标的运行,实际上是研究图书馆系统的系统稳定性和系统的发展问题。

图书馆系统工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和探讨,如关于如何建立图书馆系

统工程的数字模型的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只是把系统工程的技术和图书馆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大家都来关心它、研究它,把我国图书馆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35—42页);第3期(12—18页);第4期(32—39页)。

握的困难，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科学的这种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我们认识它、解释它、驾驭它，否则将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陷入盲目的境地，从而最终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二千多门学科的庞大的知识体系，也迫切需要我们掌握它。要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艰巨任务，就需要我们对知识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弄清它的本质，找出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就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对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概括。于是，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学”就在这种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下诞生了。

“知识学”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

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过程的认识和描述。描述是知识和认识的关键性特征。凡是认识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描述的，而一个事物，人们不能描述它，便谈不上对它有什么知识和认识。当然，认识是一个过程，因而对应于各认识过程的知识只有相对的意义。人类的认识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而作为认识的结晶的知识也就永远不会有停止的终点和顶峰。

知识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类知识的科学。它研究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的性质和内容，知识的结构和功能，知识的利用和转化，探讨知识与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人的知识结构对人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做为我们制订科学技术政策和确定相关行动的一种依据。

人类知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并且已经形成具有二千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知识学既然以人类知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就必然要考察人类的全部知识，因此知识学是一门研究一切知识门类的综合性学科。但是，知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同各学科不一样，它并不做各学科的开拓性工作，它并不通过自己的研究发展各学科的具体内容。它只是追踪科学技术发展的脚步，只是综合各学科的已有知识，从而在知识的全体

上把握知识的特点和它的发展规律，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它的特点是综合。当然，这种综合是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它通过自己的综合，使知识按照它的研究对象的辩证发展的本来面目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有机的整体，使知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用唯物辩证法交织起来的知识网络，通过这张网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学科知识的内容、结构、功能和相互间错综复杂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它通过自己的研究，找出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解释知识的现状和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它通过自己的研究，找出知识与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它如何通过人的中介转化为科学技术，并从而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的。它研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集团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快更好地发展。为了达到最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其它一切事业应该如何配合起来，协同动作，共同造就高质量的人才。

知识学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学问。知识来源于人的认识，它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出发点，也自然要从人类的认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得到借鉴。知识学既然是从综合的角度从历史的发展上考察人类知识的具体门类，它自然要用自然辩证法来指导。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指导，知识学的研究将寸步难行。同时，知识学要以各门学科的现有水平做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所以，不熟悉各门学科的具体内容，知识学的研究和它的体系的建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知识学需要具有广博的学识，而一个人的精力和知识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各学科人才的通力协作。要使知识学完全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要建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学体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专业的人才所能完成的，恐怕需

要各学科的并且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建立知识学学科体系的任务又是可以完成的，因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是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运动和发展的，而这些规律又是可以认识的。人类的大脑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它虽然不能穷尽真理，但是却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无限接近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满怀信心的根本原因。

#### 知识学与图书馆学

知识学和图书馆学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这可以用它们存在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来证明。

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已经探讨了几十年了，有关“要素说”、“矛盾论”、“规律说”的各种学说，是我国图书馆学工作者长期坚忍不拔地探讨的结晶。图书和读者是图书馆工作的两大对象，而图书的内容是知识，图书是知识的载体。所以，知识、图书、图书馆和读者是图书馆学的四大研究对象，这四个方面及其特殊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图书馆学区别于一切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具体地说，图书馆学要研究知识、图书、图书馆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它们相互间以及与读者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研究知识的性质和内容，结构和功能；研究图书的收藏与利用，藏书的建立与更新；研究图书和读者、图书馆和读者如何通过知识这一中介而联系起来，以及知识如何通过图书和读者表现自己的存在和实现自己的转化。

既然知识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而知识学又以知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知识学就自然是图书馆学的内容之一，知识学的理论和内容自然是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当顺便指出，知识学也要考察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这是自然界的一切有关事物互相包含的一个例证。

知识学对于我们图书馆学工作者有些什

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图书馆工作者对于知识学的建立负有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是以图书为武器来为读者，并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而知识是图书的灵魂，我们在宣传图书，实质是在传播知识。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开展对于知识学的研究。譬如采购工作，我们应该采购些什么内容的图书呢？如果我们懂得合理的知识结构对于一个人、一个单位的重要意义，懂得要做好本专业的工作必须有若干学科的知识，我们的藏书就不会纯而又纯地只限于本专业的范围，我们就会合理地组织藏书。又譬如读者工作，如果我们不懂图书的知识内容，不懂开展某项工作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我们怎么能宣传图书，怎么能有针对性地向读者推荐和提供图书？至于图书分类工作，不懂科学知识，不懂图书分类法，便不能做好图书的分类，图书馆的其他一切工作也无法开展，图书也无法利用。我们的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更需要我们开展对于知识学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对于图书知识的分类大致地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不致陷入步步被动的局面。我们要不断地紧紧地跟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脚步，要用我们对于知识学的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工作。

当前，在知识领域，的确出现了“知识信息爆炸”、“情报爆炸”的严重局面。这一方面说明了知识量、情报量的猛增，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的薄弱，我们尚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理论、一门新的学科来驾驭它。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科学的日益分化和日益综合，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的不断出现，这些向我们提供了严重的挑战。我们能不能掌握知识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能不能驾驭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能不能从容裕如地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事态，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解决它，是全体科技人员，特别是我们图书馆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职

责。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各种解决途径和解决办法，但是，大多只偏重于形式上的解决，只限于技术上方法上的探讨。我认为，我们还要开辟另一条战线，我们要直接从知识及其学科开刀，我们要开展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从而使我们的各种探索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我感到，我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实在薄弱，那种科技概论式的课程实在令人沮丧，那种浅尝辄止的培养学生的方法实在误人子弟，它不适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它对具有旺盛精力和强烈求知欲的青年学生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和挫伤。我们

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以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门知识学的新学科体系，为本专业的学生提供系统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用我们坚定而有成效的努力填补科学事业的这一空白，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的建议，这也是我的希望。

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同行们，我的建议是否可取？知识学究竟存在不存在？我们有没有必要开展对于知识学的研究？有没有可能建立知识学的学科体系？我衷心地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 · 批评与建议 ·

#### 希望图书馆刊物准确运用数字

图书馆工作虽然不同于经济工作，但也有不少东西需要运用数字来说明，比如藏书数量、流通情况、采购的册次、品种等等。鉴于我们图书馆工作的科学性，在运用数字来说明我们工作的时候，虽然不能象经济统计数字那样做到绝对严密和精确，但也应尽可能地做到严密和准确。而目前我们有些文章和刊物对此不甚注意，以致出现一些数字运用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章、刊物的质量，现略举几例：

1 “几十册(套)”，“几百册(套)”“几十万册”，究竟是多少呢？这些数字，过于含糊，往往使人不得要领。

2 (藏书)“100万册以上的有21所 30万册以上的有89所，其余多(都)在15万册以上”。试问：30万册以上的89所中是否包括了100万册以上的21所呢？其余都在15万册以上，不是也可以是30万册以上或者100万册以上吗？上述提法容易引起歧义的原因是省略了必要的数字，如果写成“100万册以上的有21所，30万册以上100万以下的有89所，其余都在15万册以上30万册以下”就清楚了。

3 “一九六五年共采购图书一万一千多种、四万二千多册，调入图书一万多册。全年共分编图书四万五千多种、六万七千多册”。将全年分编的六万七千多册扣除购入的四万二千多册一千多种。剩二万五千多册，即使剩下的全为单本，也只有二万五千多种，加上购入的一万一千多种，共有三万六千多种。与全年共分编图书四万五千多种的说法相矛盾。

4 “一百〇六万七千”，“十万〇五千”，“六〇〇”和“60万零7000多”都不规范，应当写成：“一百零六万七千”；“十万零五千”；“六百和607,000多”。

5 下面写法更是与众不同。

1918	1922	1907	1925	1924
------	------	------	------	------

当然，数字运用方面的错误不过是文章中的小毛病而已，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刊物、文章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我想我们图书馆界还是严加注意，准确地运用数字为好，使我们的文章、刊物经得起推敲，更严密、更具科学性。

江苏省太仓县图书馆 陆钟其

注：建议中提到的刊名、篇名发表时由本刊略去。

——编者